



“故乡派”吕剧·敢问路在何方(上)



百年老戏雏声清

□晚报记者 董丛丛
刘飞
刘青春
摄影记者 李振平

7月24日晚,滨州影剧院内,《金山寺·水斗》《断桥》《拾子恩仇》《井台会》《秋江》五出折子戏轮番上演。舞台上,水旗翻涌似江涛,花枪翻飞若流星;演员身段利落,功夫飘逸,虽为年轻学员,却尽显梨园韵味,一招一式有板有眼,一颦一笑皆见功夫。吕剧新一代的青春风采令人欣喜。

然而,这精彩演出的背后,是一场持续5年的艰苦突围。5年前,剧团演员青黄不接,传承难题如巨石压在滨州吕剧人心头——曾经辉煌的“故乡派”吕剧,路在何方?

“故乡派”吕剧 谁能接着唱?

张凯接手滨州市吕剧院时,正值剧团最低迷时期。团里主要演员缺失,平均年龄超过40岁,年轻演员青黄不接;账面亏损,演出邀约几乎为零。为维持生计,有的演员开办培训班、经营饭店或做小吃生意;年轻演员被挖走;排演新剧目时也需借人借物。常有群众质疑:“很少看到演出,你们吕剧团解散了吗?”甚至有人说:“吕剧早晚要上墙的,传统戏曲还有存在价值吗?”

“滨州吕剧是正宗的‘故乡派’吕剧,被誉为山东吕剧的一面旗帜。”张凯说,“看到它在我们手里没落,内心自责而懊恼。”老一辈戏曲人有一个共同的恐惧——不是怕自己唱不动,而是怕唱不动之后无人接续。“如

果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传承,后来者就无从知晓老一辈的艺术水准和从艺历程。我觉得,能把老一辈的戏传下去,就算成功了。”张凯说。

培养新生力量迫在眉睫,不能再等。但传承不能单靠一腔热血,仅凭激情难以持久。资金、生源、舞台、师资、经验、教材……样样匮乏,培养新人困难重重。

2021年,经过调研沟通,张凯向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“大胆”的人才培养方案——“学用贯通式培养”,并被采纳实施。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立即将其纳入重点工作,推动市吕剧院与烟台艺术学校合作开办“吕剧表演委培班”。利用3年时间,招录应届初中毕业生并进行订单式培养;3年后,该班中专毕业,整建制进入鲁北技师学院,开启大专阶段学习,并配备老师进行一对一训练。至此,完成“中专—大专—学院”5年贯通式订单培养。

“一开始,周围有很多抱怨和质疑:这些孩子能成吗?5年的付出会不会付诸东流?”张凯说,“因为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,就像是一场赌博。”顾不上多解释,滨州市吕剧院立即在滨州全市尤其是县乡中学招生。尽管困难重重,仍有12个孩子被选中,进入烟台艺术学校吕剧表演班。一年后,淘汰2人,剩余10人,后又补录1人,共11人。今年夏天,学员们毕业入团。这11人,就是24日站在滨州影剧院舞台上的青春身影。

从白纸到画卷 那些哭着撕腿、勒头的日子

11个孩子进校时,完全是一张白纸。第一节课是“学说话”。市

吕剧院派去的带班老师姜宏亮解释:“是人都会说话,但怎么发声更好听?生活发声和舞台发声有什么不同?一个字练一上午,从字头到字尾,一点点抠。半年之后,才开始练古诗、绕口令、简单的唱腔……戏曲不像数学题,一加之等于二,学会了就能用。你练一个月,都看不到成果。不能急,得耐心。”

回炉再造,从咬字、归韵、喷口、润腔的“基本盘”做起,才能慢慢进入喊嗓、吊嗓、学声腔的流程。更苦的是练功。戏曲演员的柔韧性,是硬生生拉出来的。撕腿、下腰、劈叉、飞脚、翻跟头、拿大顶——每天清晨6时20分,练功房准时响起脚步声。孩子们疼得龇牙咧嘴,眼泪直流。一开始,天天有人哭。“一个动作拆成10个小节,反复磨。毯子功摔下去,闷响一声,爬起来再摔。手腕脚腕扭伤、打把子磕破皮,都是常事。”姜宏亮说。

有的孩子撑不住了。练了几个月,看不到长进,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——太苦,太枯燥,根本不是舞台上那般光鲜。最初的新鲜和热爱,抵不过日复一日的枯燥和疼痛。有人开始偷懒,不按时练功;有人闹情绪,不想上课;还有的干脆收拾东西回了家。

“没办法,只能劝。”姜宏亮说,“跟孩子谈,跟家长谈,一趟一趟地跑。”老师们苦口婆心:“学了这么久,就差这一哆嗦,现在放弃了,那前面受的罪全白受了。你不是没天赋,就是没熬过这个坎。”

“第一次见家长,我第一句话就是:把孩子交到我手里,别让我打你。不是真打,拿竹板敲打一下,增强肌肉记忆。不打这一下,他真就记不住。好在家长们理解,说没事,该打打。”

排练场上,姜宏亮是严师;排

练场下,孩子们喊他“亮哥”。他说:“轻松愉快,严肃活泼,拉着脸你们也学不好,我也烦。但这不是你们放松的理由。”

慢慢地,偷懒的回来了,回家的也回来了。每天清晨6时20分的练功房,人齐了。戏曲之苦,不在爆发,而在熬。熬过那道坎,功夫便长在身上。

为何能熬下来?不同于普通班级靠学生自律,“吕剧班”有两帮老师昼夜带徒。烟台艺校老师授课,市吕剧院专门派驻何吉贤老师做辅导、后勤、监督,派驻姜宏亮老师做唱念、排练。他们以校为家,师生共同努力,不分周末,加紧练功,弥补不足。

全团上紧发条 一个孩子被五六个 前辈围住抢救

守住根脉,说到底靠的是人。张凯说:“我们的想法很朴素——让这些孩子们站在全省吕剧的平台上。平台有了,人留住了,戏就能传下去。”他这番话很朴素、低调,实则要求不低:戏曲新人要自觉站在山东吕剧乃至中国戏曲舞台上寻找自身定位、方向,最终让更大的舞台认可自己。

5年间,这批学员迈出第一步:从课堂走向舞台,从演练走向实践。他们深度参与剧团多部重点剧目排演:2024年在中国戏曲学院合作创排的《风尘女杰》中崭露头角;2025年在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现代吕剧《长调悠悠》中担纲角色。慢慢地,他们越来越进入状态,越来越明白这代人所肩负的责任。

2026年初,第一次正式汇报演出结束后,指导老师们眼含热泪。

这泪水,既因为过去5年的痛苦磨炼,更因为看到了“故乡派”吕剧艺术的未来。

回到7月24日晚的滨州影剧院后台——化妆老师14时到场,光整理发片就要准备两个半小时。全团像上紧了发条:拉大幕的、乐队的、文职办公室打字幕的、管理音响的,一家人都动了起来。演出间隙,一个演小生的孩子被五六个老师围住抢救。看到前辈为自己忙碌,孩子们忍不住要哭,急忙被喊住:“别激动!都是应该的!你的心要在舞台上。”

孩子们一登台,姜宏亮老师站在侧台,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,心里忐忑,怕他们出错,怕他们受到打击。好在那一晚,没有一个人出错。演出成功,被鲜花和掌声簇拥,孩子们欣喜、激动,观众们起立、叫好,家长们欣慰、落泪。5年前的白纸,如今笔墨成韵,好一幅戏曲山水!

“学业结束了,事业开始了。活到老,学到老。希望他们都成为角儿,成为观众心中的角儿。”

这是老师对学生的期待。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1800多个日夜,姜宏亮的含辛茹苦有了结果,张凯5年前打的赌也赢了,老一辈吕剧人多年来的期望也终于实现。

大幕落下,但11个年轻人的戏,才刚刚开始。



开篇的话

“故乡派”吕剧曾凭质朴唱腔、鲜活演绎惊艳岁月,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地方剧种。然而,时代更迭之下,人才断层、传承受限、舞台缺失、发展瓶颈等诸多难题,让百年老戏面临“何去何从”的时代之问。传统戏曲的突围与新生,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文化命题。

为守护“非遗”文脉、激活传统艺术生命力,滨州市吕剧院以坚守破困局、以创新谋出路,开启了一场历时5年的艰苦突围。即日起,本报推出“‘故乡派’吕剧·敢问路在何方”系列报道,聚焦“故乡派”吕剧的破局之路、传承之法、护航之策,记录传统戏曲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生动故事,探寻地方“非遗”剧种活态传承、焕发新生的“滨州答案”。